

企鹅长篇小说丛书



熊正良 著

疼痛

Teng tong



出版社

熊正良的小说。与他过去的一贯追求一样，把视线对准这个社会最角落的小市民，对他们寄予无限的深情与关爱。为他去写什么大款、大腕、明星、小姐，不愿意去表现什么大宅名院、豪华歌厅，他心甘情愿的为那些不为时人所青睐的小人物而写。这里也许没有黄钟大吕震山倒海的巨响，可那丝丝入扣的气吟轻唱，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他习惯于采用主观



* T206462 *

疼痛

Teng
tong



一贯追求一种，把视线始终对准社会
象角落的小市民，对他们寄有无限的，爱与关爱，为他们
小姐，不愿意去表现什么大宅名院，宫殿歌厅，他心甘情愿的为那些不为时人所青睐的小人物，
巨震山倒海的巨响。可那丝丝入扣的低吟轻唱，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作者习惯于采用主观和
种间离效果，道是无情却有情。叙述语言干净、清爽、老练、深沉。特别擅长于精当生动、富于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疼痛/熊正良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10

ISBN 7-5387-1592-4

I. 疼… II. 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656 号

疼 痛

作 者: 熊正良

责任编辑: 李邳高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592-4/I·1526

定 价: 20.00 元

第一章

母亲死了以后，陈开柳从母亲的遗物中发现母亲原来是一个从了良的婊子，而且推算出自己是母亲嫁给父亲大约七个月头上生下来的。母亲留下的小藤箱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樟脑气息，那张躺在箱底发了黄的赎身文契上几个红色印迹犹如一些干焦的花瓣，使人能想见当年的浓脂腻香。他咧开嘴巴看着，耸了耸鼻子，然后把小藤箱原封不动地锁上了，把钥匙扔进一蓬蒿草里。

他对自己说，我是嫖客玩出来的。

阳光下的平原像一张揉皱了的黄纸。飞动的昆虫如同岁月的灰烬。他在祖坟山上的华表下坐了很久，黄昏时分的麻石华表透出了一种旧日的凉意。在死一般的静寂中，他深深感到了一种孤独和无可奈何，从此以后他就沉湎在一些可能发生过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故事里。他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所有年轻和年老的女人，觉得她们都有些婊子的情态和迹象，接着他又觉得一切男人都有嫖客的嫌疑。这些想法开始出现时显得犹豫不决，他试图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人们，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他又一次在祖坟山上坐到天黑。母亲坟



上已经长出了萋萋青草，所有的气息像水一样流动，坟墓和碑石的阴影重重叠叠。一只白蝴蝶飘然飞过。他忽然觉得被白蝴蝶串连起来的阴影是一些巨大的挤满了图文的书页。他开始在众多的典籍和说部中查找，结果令他非常失望。他想，自己其实见过这部书的，只要把它抄录下来就行了。他面孔黧黑，神情恍惚，对于季节的更替和日月星辰的变化漠不关心，一味地抄着他的书。他发现这可能是一部浩繁的无休无止的大书。

那时候他在一家米铺里当管帐先生。他坐在光线晦暗的店铺深处，看着日见繁华起来的街道，忘了动笔记帐。老板从扛着米包的伙计中间挤过来，敲着桌子说：“你怎么不记帐！”老板面色红润，渗出一层油脂，圆圆的眼镜片像两枚银元。他看看手中的狼毫，笔尖上的墨汁已经干凝，便把笔伸入砚台里转动几下。他把帐记得一塌糊涂。晚上老板来到他房里，他毫无察觉，青油灯燃起一股好闻的香味，油烟把他颇长的鼻子熏得乌黑。老板拿过他面前的一沓纸凑到灯前看起来，肥硕的酒糟鼻子与毛边纸磨擦出一种轻微的肉质的喇喇声。老板发出了一声惊叫，用力把那沓纸扯成碎片。在如虫蛾一般飞扬的纸片中，老板用一种痛彻心肺的口吻说：“我一向器重你，却想不到你居然杜撰这种东西！”老板的唾沫星子被灯光映得像水晶花。老板的目光变得忧郁起来，他说，“贤侄你听听，外面是什么声音？”陈开柳迷惘着一双眼睛，窗外是一个黑魆魆的世界，他听到了从天边隐隐滚过来的雷声。夜气很湿润。雷声越来越清晰，犹如几面同时擂动的大鼓。他抱着双手，把被寒气冻得有些僵硬的指关节按得



叭叭作响，长长地吸了一口凉气。

“怕是立春啦。”他说。

老板摇摇头，“你听错了，这是炮声，人家争地盘的炮声。这时候正是要我们生意人精明的时候。刚才我撕你的东西只是一时之气，其实关我屁事，人各有志，你要是觉得写那种东西好你就去写吧。”

陈开柳点点头。第二天一大早他把自己的行李卷成一个包袱背着，离开了屏河镇。第二年开春时他租了五亩水田，一边种田一边抄录那本无形的大书。儿子满二十岁那年，他对儿子说：“从今以后你只当我死了或者出家去了。”儿子跪在地上哭泣。他带着母亲的遗物出门流浪，若干年后重新回到屏河平原，在堤坡上搭了一间菩萨龛子似的小草屋。一条蛇蜕悬挂在黑色的横木上，在四季的风中飘忽。蓼草疯狂地长着。无数野鸭子在河边栖息。土黄色的豺狗像影子一般没入紫红色的草丛里。在一个年代不明的黄昏，他被一队人马从小草屋里拖了出来，他们顺便拿走了他的写满了蝇头小楷的纸张。他挑着一担不怎么沉重的东西跟着这队人马走了两天，然后就没人管他了。他又顺着土堤往回走，沿途捡回了几张擦过粪便被揉成一团的毛边纸。小草屋依然如故，用破板和土砖架起来的小桌上以及地上散落着几张毛边纸，一些蟑螂在纸上爬着，有滋有味地啃着一个什么字。

河边滩涂上的蓼草开满了粉红色的花。陈开柳在门口坐着的时候常看见儿子背着一根长长的鸟铳在茂密的草丛里跋涉。儿子放铳的时候弓着脊背。火光闪过之后的死寂里，蝴蝶飞得很紊乱，粉红色的花粉伴着一股硫磺气味像雾一样弥



散。他看着儿子由一个中年人变成了老头子，看着儿子放铳的时候脊背越来越弓得厉害。祖坟山似乎比以前大了许多，华表上的乌鸦似乎还在。有一天他看见儿子放了铳之后站在草丛里大声咳嗽，把鸟铳拄在淤泥里支着身子，过了一阵就和鸟铳一齐倒下去了。他看见一个年轻人走进了草丛，在里面艰难地走了一个下午。年轻人身上粘满了粉红色的蓼草花粉。黄昏时分，年轻人在儿子倒下去的地方也倒下去了，他扛起儿子的尸体走出了草丛。



第二章

陈桀书觉得黄狗的影子像一束朦胧的光亮。草丛幽深茂密，胰泡生生灭灭。午后的牯河静寂无声。迸溅的紫红色汁液使黄狗的光亮忽隐忽现，沉重湿润的腐殖质气息像脚下的淤泥一样松软绸酳。

他扛着父亲沉甸甸的尸体爬上土堤的时候，看见了住在小草屋里的老头。老头坐在门槛上，用一种恬淡迷茫的神情看着沉静的蓼草和河对岸一架黑色的水车。他记得父亲似乎说过这个胡子拉碴头发跟枯草一样的老头是爷爷，可他至今没有搞清是自己的爷爷或是别人的爷爷。父亲以一种僵硬和沉默压迫着他，有一股不怎么好闻的气味散发开来。几只苍蝇跟着他们飞行。苍蝇被阳光晃成了金红色。苍蝇越来越多，如一匹飘动着的金红色绸缎。父亲的尸体停放在老柏树下，尽管两个瓦钵里燃烧着乌柏木块，苍蝇还是源源不断地飞来。母亲一边嚎啕一边呱嗒呱嗒地挥舞着一把破蒲扇。后来又用自己搅的白醋涂抹在父亲身上。在酸腐的气息中，苍蝇们停栖在老柏树的低枝上，如豆的冥灯使它们泛出蠕动着的斑斓光泽。



父亲的葬礼很凄凉。站在父亲的墓碑前，陈桀书开始思谋女人的事情，同时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哀哀哭泣的母亲。母亲瘦高的身子朝碑石弯曲着，微风使大襟褂忽忽摆动。母亲很像另一块裹在蓝布里的碑石。

他对母亲说：“你托媒人给我找个老婆吧。”过了一阵他又说：“又高又瘦的我不要。”

母亲诧异地看着他。风在墓地里绕来绕去。华表的圆球顶端上站立着一只乌鸦。“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陈桀书说，“难道我不该娶一个老婆吗？”母亲捋起一绺乱发，干瘪的身体又弯曲下去，用一只单薄而粗糙的巴掌在青石碑上拍出了脆亮的响声。“啊啊……”母亲撕开嗓子大哭起来，“你听啊；他在向我讨老婆呀，他不想守孝呀……”母亲的巴掌像一片风中的破纸。一种专长在墓地里的乌鸦血花正绽放着清幽的香气。陈桀书说：“你放心，我会跟他说的，我今天晚上就能见到他。”陈王氏的哭声戛然而止，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当天晚上陈桀书头上倒扣着一只大生铁锅，带着一沓钉了小眼的草纸和三根冥香来到父亲碑前。他敲打燧石的时候风就开始出现了，风使得草纸燃烧的黄绿色火苗充满了灵气。鬼魂出来啦！满山的鬼魂在进行一种奇妙的舞蹈。生铁锅发出的嗡嗡声像水一样从他的耳朵里流过。他屏声静气地等待着父亲的魂魄。一缕毛茸茸的白气飘飘忽忽向他游来，白气将他裹住了。他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意，同时听见自己胸膛里发出一声訇然巨响，接着就听见生铁锅破裂的声音。白气消失了，清风怡然，一轮残破的月亮缕缕地从云层里飘出来，四野笼罩在一片迷蒙暧昧的柔光之中。他呆呆地看着



月亮和浮云，忽然明白那一缕白气就是父亲的魂魄。他把三根冥香点燃，跪在生铁锅的碎片上，给父亲叩了三个头。第二天早晨他对母亲说：“我见到他了，你给我托媒人吧。”

陈王氏显得很孤疑，长长的黄脸上排列着一些深刻的皱纹，她把一口浑浊的郁气吐进阳光里，神经质地摇晃着脑袋。她不想长期生活在这种似是而非的忧伤之中，终于给陈桀书找到了一个老婆。

柏叶和樟叶的气息从木格窗里流进了新房，烛光很红，这种氛围使陈桀书感到有些惆怅。他看着披着红头盖巾坐在床沿上的女人，来到堂屋，在父亲的灵位前拜了三拜。再进新房他就一把扯掉了女人的红头盖巾。女人低垂着脸。他没有仔细看女人的脸，用哆嗦着的手指拙笨地解女人衣服的纽扣。他把女人剥光了之后手指不哆嗦了。他没有动她，心灰意懒地坐在一边，看着在闪烁不定的烛光里蜷缩在床角里的女人。那颗垂下去的小脑袋的影子把细脖子遮住了，两个肩膀显得脆嫩瘦弱，乳房在嶙峋的胸肋上随随便便地长着，如两颗青桃。陈桀书感到了一种酸涩的味道，茫然地看着窗口，浑身开始松弛下来。他就这么坐着。两根蜡烛滋滋地叫着，所有的影子都在摇曳。夜在摇曳中渐渐逝去。女人一直蜷缩在床角里，赤裸着的褐色皮肤上凝起了一粒粒小疙瘩。蜡烛燃尽了，光亮倏然消失，一切的摇曳就静止下来。鸡啼了一遍又一遍，鸡终于把天色啼得清亮起来。这是个寒冷的夜晚。有豺狗长长的嗥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到处乱跑。豺狗们再也捕捉不到在蓼草里熟睡的野鸭子，野鸭子们在一个晴



朗的早晨离开了牯河，它们拍打着翅膀飞上天空，像大片墨绿色的云一样移向茫茫的南方。风把遥远的气息吹上了平原，发出一种沉沉的恢宏的呜呜。老柏树在风流中哗哗啦啦喧嚣不停。干巴瘦小的女人没有发出一点声息。一个个夜晚像落叶一样随风而去。陈桀书毫无办法，他对自己说，我只好试一试了。他开始用一种温存的目光看新娘子，他发现新娘子的一切都是小小的，这个夜晚他一直在下决心，到鸡啼二遍的时候，他才积聚起了全部的热情。女人的身体冰凉僵硬，在他的大巴掌的抚摸下战战兢兢。在曙色浮动的时候，女人发出了一声痛苦而悠长的嘶喊。女人的喊声像一块毛毛糙糙的木片飞出了老柏树小院，磕磕绊绊四处行走。以后的夜晚女人都接连不断地发出这种喊叫。

他说：“你不能不叫吗？”他又一次把女人抱过来的时候，女人说：“你杀了我吧。”

“我试一试能不能杀掉你。”

在女人的喊叫声中陈桀书受到了鼓励，他的热情无以复加。他一遍一遍地说我杀掉你我杀掉你我杀掉你……像一个勇士一样喊着低沉有力的口号艰难行进。在大汗淋漓的时候，他感到了冥冥之中的一种韵律，他的所有动作都跟着这种韵律进行。古老的龕床严谨结实，在这种狂乱的节奏中纹丝不动，默默地显现着它最初被人们所赋予的全部意义。他的口号和女人惨烈的叫声纠缠在一起，显得异常和谐完美，他咬牙切齿地说完了最后一句我杀掉你，脑子里出现一片空白。从冬天到春天他都在作这种努力。所有的气息开始显得骚动不安，有一种活泼的腥味在悄悄弥散，他以超常的耐心



抚摸女人的肚皮，每一次努力过后他都进行这种测试性的抚摸。女人的肚皮还在颤栗痉挛，鼓起一道道棱形的小褶。他的巴掌对这片肚皮已经非常熟悉，甚至能触摸到那些极其细微的汗毛。他感觉到这片冰凉僵硬的肚皮正在发生变化，他疑疑惑惑地反复摸着，惧怕自己的感觉不真实。经过接连几个夜晚的抚摸，他确信这片肚皮湿软起来了。他咽了一口唾沫，说：“没有耕不熟的田地。”

阳光像潏水一样贮满了院落。母亲在阳光下搅动白醋。母亲搅得很迷醉，汗粒顺着皱纹爬行，弄得满脸光华熠熠。白醋气息悠悠飘散，女人在白醋气息里呕吐。阳光在她弯曲的脊背上徜徉，她肚里的芽胚清晰可见。陈桀书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忽然毫无理由地笑了起来。

母亲说：“你笑什么？”

陈桀书说：“原来我以为我是你们有意生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

母亲不明白他说什么。母亲的脸像一团湿漉漉的脏抹布。

在这年冬天一个阴冷的黄昏，女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女人生得无比痛苦，女人把自己生成了一个血人。事实上这个孩子确实要了她的命，若干年以后她为了这个叫陈自华的孩子在忧虑中去世。

生了孩子养息了一百天的女人使陈桀书有一种新鲜感。他想她大约也有个名字，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女人正在剔灯芯上的一朵花，她低声说你怎么好好地想起来问这个？他听到了一种柔和甜软的声音。女人完全舒展开了，成了一个丰



满壮硕的女人，浑圆的脸上有两团胭脂般的红晕。女人这种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变化使陈桀书唇焦舌燥。女人说我叫王菊女，他跟着她说了一句王菊女。他咽了一口唾沫，又说一句，你叫王菊女。女人解开大襟袄子，用一只丰隆的乳房压迫着孩子的脸。他看着这只陌生的乳房又说你叫王菊女。女人笑着说你怎么啦？女人笑得很妩媚。这天晚上他显得有些忸怩。这个叫王菊女的女人的呻吟跟过去的呻吟大不一样，酣畅淋漓热情洋溢，像醇酒一样把他泡软了。他说你像变了一个人。王菊女冷笑一声：“一棵草都有长熟开花的时候，我过了十六啦，我已经长熟啦！来吧！我现在长熟啦，你来杀掉我呀，来吧！”王菊女抓住软耷耷的陈桀书恶狠狠地说着，两条腿像蛇一样缠绕着他。陈桀书把她推开了。早晨他对王菊女说，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然后他又倒下去睡。他感到头晕。

以后的夜晚越来越使人感到难以应付，王菊女在这方面如同一个永远填不饱肚子的饿鬼。白天她显得无精打采，一到了夜晚她就骚动不安，她抚摸陈桀书的时候动作很夸张。她用这些动作组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用不着再说你来吧你来杀了我呀，她的动作就是这些话包括话里面隐含的强烈欲念。陈桀书无法拒绝这种语言，总是勉强行事。“你怎么不知足呢？”他说。王菊女嘻嘻地笑道：“亏你长了这么大，我又不是畜牲，畜牲才在这件事情上知足呢。”她的话使陈桀书恨得牙根发痒，第二天晚上他拨开她的手，把她翻转过来，狠狠地扇她的屁股。

她一声不吭，等他住了手，她翻转身又把一只绵软湿热



的手伸过来，一边拨弄他一边说：“你的力气都用到我屁股上啦。”

连着几个夜晚，陈桀书都用巴掌扇王菊女的屁股。王菊女的屁股红肿透明。白天她不敢落座。吃饭的时候用两条腿坐在长条板凳上。她对陈桀书说，这样也蛮舒服。

背着鸟铳在蓼草丛里转悠的时候，陈桀书觉得两条腿比过去沉重许多。晃动的蓼草花穗和旺白的阳光使人耳边发出一种嗡嗡的响声，脑子里经常出现父亲倒在蓼草丛里的情景。我像父亲一样虚乏无力，我也想倒下去睡一觉。他跌跌撞撞地走出草丛，躺在堤坡下。夕阳沉落的时候，一种湿漉漉的臊气使他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住在小草屋里的老头正叉开腿站在堤坡上撒尿。他想骂一声，但没骂出来。他说：“你是我爷爷吗？”老头没有吭声，他解下一只血淋淋的野鸭子丢在老头面前说：“不管你是不是我爷爷，给你吃一只野鸭子。”

老柏树院子里总弥散着一种醋的香气。阳光如炽。母亲握着通红锃亮的醋棍子搅得如醉如痴，身体微微晃动。大肚陶坛里发出汩汩的响声。悬挂在额角上的汗珠很晶莹，如此晶莹美丽的汗珠使得摇摆着的母亲有点不大真实。陈桀书带着刺鼻的蓼草气息走进院门的时候，母亲早已停止了搅动，静静地坐在屋檐下，夕阳的光辉像水一样浸漫着她，包括她的大肚陶坛和斜插在坛中的醋棍子。

母亲很少说话，可是在夜晚被吵得不耐烦的时候，她便像驱赶鼠类一样用力敲响板壁，大声叫道：“要搞就安安静静搞，吵别人干什么呀！”



第三章

一个在虢河平原上流浪的瞎子艺人，曾经领着他的哑巴女人拍着鱼皮竹筒唱过一段新编道情《王八庙》。秋高气爽，纯净的阳光使宗门显露出一副老迈的样子，年复一年的藓皮垢结在瓦檐上，一些肥胖的麻雀在墙壁的裂缝和破洞中飞进飞出。旁边的柳林在微风中摇曳不定，萎黄透明的叶片悠悠飘落。年轻的瞎子屁股上吊着酒壶，浑身散发出一股酒香，红色的面孔仰向天空，阳光从他的眼窝里流向面颊。哑巴女人用一根红绸把鱼皮竹筒吊在腰胯上，因为拍打鱼皮竹筒而稍稍侧立着的身体微微扭动。瞎子唱着唱着忽然停下来，他感受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气息，这个女人正在朝自己走来。他朝前面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个静止的笑容。他说“我看不见人，不好称呼”。站在他前面的梅嫂也笑了一下，“我叫梅嫂，是开元先生家里的佣人，开元先生很想听听你唱这段道情。”瞎子藏匿在深眼窝里的睫毛优美地抖动着。“开元先生也喜欢听这种野腔野调么？”他说着站起来，朝四周抱拳一揖，说：“诸位得罪了。”和哑巴跟着梅嫂来到开元先生家的前院。



瞎子在开元先生的院子里唱得如醉如痴汗水淋漓。瞎子前面摆了张木桌，放着一碟花生米和他的酒壶，边唱边喝，把鱼皮竹筒拍得嘣嘣乱响，悲壮激越。开元先生躺在一把黑漆雕花睡椅里，微闭双目，松弛的黄脸上隐隐透出一种灰青色。茶几上的一个紫砂小瓿里飘出一缕热气。一棵海棠上缀着几朵残花。从梧桐叶隙里漏下来的阳光把开元先生弄得影影绰绰。往日里富志气派的开元先生突然消瘦下来，像一个哧哧漏气的猪尿泡。一种阴晦的幽冥气息四处浮游。开元先生终于睁开眼睛，忧郁地看着摇头晃脑的瞎子。

……贼眼一瞄找到了王八庙，

炸弹哗啦哗啦往下撂！

女人那个哭啊孩子那个叫，

后生仔到处找鸡巴屌……

开元先生挥挥手说：“算啦！”他让梅嫂带他们去吃饭。瞎子躬躬腰说：“开元先生还要听什么吗？我这里还有雅一些的。”开元先生望着院墙上用红石雕刻的珍禽异兽，摇摇头说，“下午唱吧，还听《王八庙》。”这天下午，开元先生重新安排瞎子在宗门下唱《王八庙》。二流子旺喜敲着铜锣在村巷里嘶声喊叫，晓谕村民。战争的气息就这样来到了屏河平原，陆陆续续有北方的难民路过村庄，难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恐怖的消息。在一个结着薄冰的早晨，开元先生让人把一些箱担送到了镇上码头，自己端着铜水烟袋跟在后面，一路摇头叹息，坐着一条船往南逆流而上。他走了以后，留



下来给他看守房屋的梅嫂往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锅灰，终日把自己裹在一件宽大破旧的阴丹士林蓝大襟褂里，头上系着一块发黄的土布帕巾，出门时手里拄着一根小竹棍，预先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垂垂老嫗。

这年冬天很冷，厍河平原上许多人都往南走了。陈桀书让母亲和王菊女带着孩子跟人们走了，自己留了下来。村庄一片死寂，不祥的预感像一只大鸟在天空盘旋。他开始后悔留了下来，在寒风流动的呼啸声中，他和大黄狗都难以入睡。一天下午，有一支队伍开进了村庄，他蹲在院墙根下，眯着眼睛看着黄色的队伍，感觉到淡淡的阳光有了一些暖意。这支队伍的长官是个斯文白净的中年男人，披着黑色大氅，站在柳林前，威风凛凛，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空中挥舞着。他要跟日本人决一死战，跨上战马，率领队伍浩浩荡荡涉过厍河。枪炮声响了三天三夜，硝烟和血腥味随风飘满了整个平原。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陈桀书站在院门口朝北望着，一颗流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嘣一声在红石门让条石上打出了一点白迹。他的头皮麻了一下，接着浑身颤抖起来，他似乎看见那位斯文的长官倒在血泊里。

他感到了巨大的恐惧，那颗流弹把他的侥幸心理击得粉碎。日本兵带着满身尘土和硝烟长驱直入。那些日子枪声不断，村庄被日本兵用汽油烧着了，黑烟把天空熏得黯然失色。魂飞魄散的梅嫂沿着一条墙根敏捷地跪着，一个日本军官非常怀疑地看着这个像兔子般奔跑着的老女人，他掏出王八盒子枪朝巷墙上连连射击，子弹将那些薄薄的斗砖打出无数个小洞，干燥的带着一种久远年代气息的尘土从破洞中簌

